

老主任

陈有福

又是一个万家团圆的季节,我不禁想起了远在福建(我的第二故乡)的老战友、老主任孙守昌。

大前年的那个秋天,老主任从上海回福建的途中绕道来看望永康的战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主任还是老样子,小眼睛,精瘦精瘦的,只是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看上去很好。从交谈中得知,他近年从岗位上退休,平时爬爬山,每天早上还要跑步。晚餐是我做的东,请他们到一家海鲜馆用餐。近年来,我已不大喝酒,可老战友来了,总要陪好的。老主任也爽快,他说难得在一起,要好好喝,把几个杯子放在一起添满。酒过三轮,仍不想歇息。怎奈身体原因,明天还有行程,反倒劝起自扫门前洒了。

第二天,带他们转了一下五金城,然后上方岩。在同一分队的老战友——中山的老施、方岩的老程,早在方岩山脚下等了。我们一同陪他们上方岩,一同回忆在永安的青春时光。午餐是老程做的东。席间,老主任突然提起过年时的事,他说你每年除夕都要给我打电话,怎么就今年没打呢?我说手机丢失过,你的电话号码也丢了,年终有些忙,就忘了这事。

你没有来电话,让我很是担心。我想给你来电,又怕发生什么事。我连声应诺。也许是酒喝多了

点,他又说: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在监狱里,我也要来看看你的。老主任的话语,引得全桌人哈哈大笑。我却有一份莫名的感动。

从方岩去义乌的路上,我们聊着,他说春节准备去广州过,那里还有86岁的丈母娘,然后叹了一口气:我的命好苦啊!我与文献都不知道怎么劝慰他。

记得我刚新兵下连队,孙主任来看我们,大概是问我几岁了,哪里人?可能我也是套近乎吧,我说主任你家小孩在部队还是在老家,他顿了一下说:我家小孩在老家。我看见班长向着我挤眼。我继续说: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记不得当初老主任是怎么回答我的,反正事后班长有点不高兴,批评我新兵蛋子话多。

原来,孙主任没有孩子。本来是想给主任一个好印象,却犯了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错误。以后日子里虽然表现很积极,挑粪施肥,重活累活抢着干,默默无闻做好事,可孙主任很少表扬我。

当兵时,大多数人业余时间都在玩耍,而我的目标是考上军校。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凌晨,我爬起来看书。我把脚放在盛满水的脸盆里,小声背起了英语单词。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敲门声,我问是谁,没有人回答,还是继续敲门。我打开门时,孙主任来夜

查:半夜三更的,干什么?我说:复习。他过来翻了翻课本,露出惊喜的眼神:这么用功,要注意身体啊。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孙主任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在考军校的路上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还到火车站送我上军校。毕业后去厦门报到的路上,我专门下车回永安看他,结婚时带着新婚妻子看望过他。1997年部队在三明光缆施工时,我还专门搭载老百姓的车去他家慰问。

记得是2013年的除夕,我打电话问春节好,并说代我向阿姨问好,他说阿姨去年12月份走了。我有些惊愕,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想当年,我去考军校时,她还亲自给我煮了一双鸡蛋。老天太不公平,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不赐给她一个孩子呢?让她在不如意的人生中挣扎,还要让她过早地走完人生。

义乌的晚餐也是部队的一位曾经的同事接待的,那天刚好是老孙63岁的生日,我们为老主任点了一碗长寿面,喝了生日酒。在我们的生日歌声中,他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但愿你喝过生日酒,好运连连,以后的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

喜庆团聚的日子里,愿远方的老战友、老朋友猪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忽为纤手用,岁暮待罗裙

胡双瑰

在这个雨水堪比汛期多的隆冬出游,需要点勇气。

那日被朋友揪到东阳乡间,在正值修葺的王宅祠堂躲雨。我手抚被虫蚁蛀得满身花纹的大屋柱,正惊讶大木柱遭受这般蛀蚀还依然坚挺,眼角余光瞥见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捧着火笼好奇地抬头看我。

哈,火笼!我开玩笑地把手伸过去烤火,她乐呵呵地把小油漆桶改制的火笼递过来。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要把火笼递给你?

她当我们是客人呀!你伸手她也会给你。我告诉她,因为这也算是一种待客的习俗。

在古代,冬天没有空调、没有暖气。假如有客人挟一身寒气登门,主人首先就是热情地把手上的火笼递上驱寒,撮一撮自制的茶叶倒杯开水奉上,然后起火烧碗鸡子索面待客,这算是最基本的招待。

我们年少时,穿的基本是姐姐穿剩的,又短又破。御寒基本靠发抖,外加火笼这个御寒神器。

火笼由两部分组成,外壳和内芯。外壳由光滑的篾丝编织而成,加上拱形提手高约30厘米、径约16厘米。内芯塞进一个泥土烧制的盆子或者铁盆,用来盛草木灰和木炭,提手边通常会备一个铁丝络,用铁丝拧成各种规则网状的圆盖子,以免衣角裤子拖到火钵上着火,也方便双脚搁在上面烘烤。侧边同时吊一根比筷子短一点叫火笼拨的小铁条或扁竹条,方便拨火。

常见的另一种火笼是洋铁皮打制的,大小和竹编的相仿。篾丝编织的火笼不烫人,但不经摔,而铁制的烫人,经摔。

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铜火囱,顾名思义,铜火囱是纯铜打制的,造型更漂亮,加上镂空铜盖更安全、干净。缺点是铜盖散热慢,冷得快。

生火笼是有讲究的,底层和周围铺一层灰,从炭坛捞一把炭放灰上,再从灶膛里夹烧红的炭火放上面,然后再铺一层热炉灰,压实。这热层灰要不厚不薄,压实也要不紧不松。这样才能暖得持久。

忽为纤手用,岁暮待罗裙。烘火笼正确的打开方式放在长麻衣(长衫)、布腰裙下面,也就是古人说的待罗裙,等待罗裙来相护、待在罗裙里,炭火燃得慢,保温时间相对持久。

火笼的温度下降,这时就要拨火。我们那边老人一般不让拨火,而是要求助一助。拨火是把保护炭火的灰直接扒开,助一助,是拿个扁铁或小竹板沿钵子周围向下戳压,覆盖炭上炉灰滑往旁边。不用说是为了节省。

生火笼最好是炭窑出产的木炭,耐烧。一般农家没钱去买木炭,全靠家里烧柴架,积点炭火。柴架就是现在电视上常见的用整木劈开那种柴。我们童年时代,柴架也是难得见到的,一年到头烧的都是茅草、稻草,没多少炭可供生火笼。但火笼仍是我们艰辛童年的最佳御寒伴侣。

过去农家婚嫁时,除了必嫁两根带土的毛竹,还有火笼还是必备的嫁妆。开始是竹火笼,条件稍好是铜火囱。出嫁那天,火笼里生好红炭火,贴上红喜字,大姑娘拎着出门,寓意延续香火。生火出门,路上容易发生意外,后来就改良成火笼里放用红纸包上的木炭,反正不妨碍传达薪火相传的含意。

在那个时代,火笼之所以被倚重,除了抵得上半件棉袄,可以暖手、烤脚,还具有烘干机功能,是主妇的重要帮手。

冬天滴水成冰时节,农妇到水塘洗完衣服晾上竹竿就成了冰片。冬天坐月子,很多农家连旧衣服改制

的尿布也有限,保证尿布供给是个大工程。这也是火笼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洗好的尿布、小衣服往火笼提手一放,主妇就可以去干别的活了。

我们小时候,火笼还有一个功能是怀温奉芳褥。我们小时候,空荡荡的家冷如冰窖,硬板床上铺一层稻草再加一卷草席,被子也是薄薄的。姐妹往往都不愿第一个进被窝的,不想冻得半天缓不过来。

于是,妈妈会在烧晚饭时生好火笼,用布腰裙护好放一边,临睡前将火笼放置被窝中,作睡前暖床之用,睡时再将火笼提出去。

寒冷的冬季,邻里间串门总也不忘带上御寒伴侣。

火笼是允许带进教室的。这就产生了上课无心听讲,下课忙着煨豆的不良现象。退课15分钟,我们不等豆子、玉米煮熟,急不可耐地用手或小木棍夹出来丢嘴里。常常小嘴烫得起泡,嘴角吃得墨漆乌,但还是乐此不疲。有的同学还会带点红糖,放百雀灵的盖子上,在火笼里熬糖勾,用茅草茎蘸着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简陋的烧烤,也成了不可多得的美食。

人类学会钻木取火后就知道利用火来取暖,从篝火、火塘、火坑一路发明各种取暖工具。

托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福,我们御寒的手段花样翻新,身穿羽绒服、自发热材料内衣,脚蹬加厚棉皮鞋,用的是空调、暖气扇、地暖、电热毯、热水袋。时代快速进步,科技不断创新,旧事物一路被抛弃,但火笼这个家伙,可能坚持会在山区农村温暖老人、妇女那沧桑或纤细的手脚很长一段日子。

相信这个伟大的时代,纷呈的创意、无限的创造,能让所有人各取所需,以自在的方式,过着惬意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成都书

(组诗)

章锦水

与锦水相遇

我曾经那么渴望,
与锦水相遇,在锦官城。
锦水是我的名字。
锦水在这里,是一条江的名字。
我知道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密码。
锦水长流亿万年了,
我还才活到五十多岁,
还远远没活够。
我走进它的古老。
它穿过一个天府之国。
天上来,地下行。
物产丰富,锦绣文章,
船帆点点,江水汤汤。
被许多诗人在诗里惦记。
这与我喜欢的景象是如此接近,
以至于仿佛是旧识,
仿佛是前世连着今生。
我来过了,很好。
我掬起一捧水,
我要带走一瓶锦水,
纪念浮生中,
他乡遇上的另一个自己。

工部祠

许多年后的今天,
我也是一名游客。

在唐朝,我有笔如刀,纸做的刃。
可以剖开衣冠里的灵魂
和家国盛世中腐朽的核。

路有死骨,朱门醉汉。
现实的图景,令人难以启齿。
甚至千年来,工部祠供养的
也只有诗歌与贫穷。

现在,我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走进,又很快走出。
拍照的兴致也似乎寡然。

物质主义时代,
大家捂着一只钱袋行走。
而脚步迟缓的那个,不用问
是个诗人。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